奉禁義和拳彙錄

奉禁義和拳彙錄

目次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嚴禁拳會一摺上年據山東巡撫電稱各屬義和拳會以仇教爲名到處滋擾並及直隸南境一帶迭經諭令直隸山東督撫派兵彈壓此種私立會名聚衆生事若不嚴行禁止恐無知愚民被其煽惑蔓延日廣迫釀成巨案不得不用兵勦辦所傷實多朝廷不忍不教而誅著直隸山東各督撫剴切出示曉諭嚴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會名皆屬違禁犯法務宜革除惡習勉爲良民倘仍有執迷不悟復蹈故轍卽行從嚴懲辦勿稍寬縱至民教同是編氓凡

遇詞訟案件該地方官務當秉公審斷但分曲直不分
民教不得稍有偏倚用副朝廷一視同仁之至意將此
各諭令知之欽此

欽差大臣辦理北洋通商事務直隸總督部堂裕爲
剴切曉諭嚴禁事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本
大臣欽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嚴禁拳會一摺上年據
山東巡撫電稱各屬義和拳會以仇教爲名到處滋擾
並及直隸南境一帶疊經諭令直隸山東督撫派兵彈
壓此種私立會名聚衆生事若不嚴行禁止恐無知愚
民被其煽惑蔓延日廣迨釀成巨案不得不用兵剿辦
所傷實多朝廷不忍不教而誅著直隸山東各督撫剴
切出示曉諭嚴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會名皆屬違

禁犯法務宜革除惡習勉爲良民倘有執迷不悟復蹈
故轍卽行從嚴懲辦勿稍寬縱至民教同是編氓凡遇
詞訟案件該地方官務當秉公審斷但分曲直不分民
教不得稍有偏倚用副朝廷一視同仁之至意將此各
諭令知之欽此查定例游手好閒不務本業之流自號
教師演弄拳棒教人及投師學習並輪叉舞棍徧遊
街市射利惑民者嚴行禁止如有不遵一經拏獲將
本犯杖一百流三千里隨同學習者杖一百徒三年
限滿遞籍嚴加管束如坊店寺院容留不報地保人
等不行查拏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是教習拳棒射

利惑民本屬大干例禁況近日無知愚民惑於外來
匪徒持符念咒降神附體能禦槍礮之說輒私立義
和拳會練習拳棒蔓延各處以仇教為名滋事擾害
迨兵役捕拏其凶惡之徒猶敢恃衆抗拒更屬目無
法紀雖屢經文武地方官示諭勸導仍多有陽奉陰
違迷而不悟者試思教民同係
國家赤子即有相處不平之事亦當告官審理乃輒聚
衆持械焚拆房屋搶掠財物甚至擄人傷人抗拒官
兵其情與强盜土匪何異爾等各有身家性命何苦
被匪煽惑執迷不悟自蹈刑章除通飭各地方官嚴

行查禁有犯必懲外用特剴切曉諭爲此示仰各屬

紳民諸色人等知悉爾等須知招引徒衆私立會名

演習拳棒均屬違禁犯法其聚衆滋事倚强肆掠尤

爲法所難容所有設立拳厰煽惑滋事首要匪犯現

飭嚴拏懲辦斷不能倖逃法網其無知愚民被誘入

會習拳者亟宜各自悔悟革除惡習勉爲安分良民

如能迅自改悔自當寬其既往倘猶不知悛改復蹈

故轍再有設厰練習拳棒射利惑民情事即由地方

官會營捕拏從嚴懲辦決不稍從寬貸至民教同係

編氓

朝廷一視同仁原無歧視遇有詞訟應聽官為審理該民
人等不得妄逞私忿橫肇衅端教民人等亦不得生
事凌人礽慫教士護庇爭勝各該地方官亦當恪守
約章審斷案件不論民教但分曲直持平辦理不得
有所偏倚該民教人等務各安分守法盡釋猜嫌共
敦雍睦之風本部堂實有厚望焉各宜懔遵毋違特
示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初二日

欽命直隸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隨帶加一級紀錄二十次廷
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通省驛站事務覺羅廷　爲

勸切曉諭嚴禁邪教惑人匪徒搆衅事照得奸匪設
立教會名目拜師傳徒恃衆生事定例罪名重則斬
絞輕則遣軍何等森嚴近來義和拳匪假託邪術惑
衆滋事並拒敵官軍不服彈壓實屬罪不容誅各州
縣已將拿獲之匪首訊明實情稟請
督憲批示就地正法在該匪首等甘心爲亂目無法
紀殺有餘辜而被誘習拳者多係鄉愚無知誤於神
靈附體能避槍礮之說羣相信從不知該匪首等假
言欺人盡屬虛誕前掌

督憲派委文武大員帶兵前往河間一帶查辦所有
拒敵官軍之匪首或已臨陣拏獲或已當場擊斃可
見能避槍礮之說顯不足信爾等果係安分守法專
爲保衛身家鄉里自有別項武藝可學豈可聽其邪
術誤入迷途以致身陷重罪該妖僧匪首等專以殺
滅教民爲名或圖斂財或另有詭計多係無業之徒
毫無顧忌其脅從凡有生業之人何苦自投法網要
知教民雖奉外國之教猶是中國之民歸中國地方
官管理如犯一切科條仍照中國律例治罪約章具
有明文該教民居住城鄉除迎神賽會費用得免攤

派外其餘糧租差徭雜稅及一切有益地方等項與
民人一體完交毫無歧異
朝廷一視同仁羣黎涵育凡食毛踐土自應各具天良勿
忘根本爾等同居鄉里非親即友何可歧視相仇即
教民亦應知大義斷不可自外生成且天主耶穌兩
教本是勸人爲善自應謹守教規同遵王化嗣後教
民與民人務當各敦和睦永保平安遇有爭訟到官
應聽官公平剖斷民人固不得逞忿妄爭教民亦不
得揑詞誣告慫恿教堂妄佔便宜自然嫌疑俱解不
致積怨日深而拳匪亦無從妄布謠言句結滋事除

通飭各州縣將著名首要拳匪會同防營協力嚴緝務獲究辦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閩省紳民諸色人等一體知悉自示之後如有從前被拳匪引誘習學者即速悔悟准其免罪不許輕信邪說再行學習亦不得聚衆生事致干重咎以後不論會不會教不教但敢有爲匪肇衅者定當嚴行拏辦不稍寬貸倘再有拳匪前來煽誘句結無論何人不得容留該處地保人等或將該拳匪綑送或赴官密稟拘案嚴辦如敢隱諱不報察出同干咎戾該教民等亦當謹守教規專心爲善不得欺凌平民有意尋衅如遇尋

訟到官尤當聽官公平審斷不得揑詞誣賴致干誣
告反坐之條紳民人等亦毋得妄信謠言歧視教民
總期畛畦俱化民教相安共敦和睦之風同享昇平
之福本司等有厚望焉各宜稟遵切切特諭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欽命新授貴州全省提督軍門統領直隸淮軍右翼兼統分防滄州練軍馬步各營菁勇巴圖魯梅
二品頂戴總理直隸巡防營務處即補道張　為

曉諭事照得本軍門道奉

督憲札飭親率大軍前來河間深冀一帶巡察拳民
隨時彈壓原恐爾等無知愚民為義和拳匪所誘誤
信邪術深入迷途是以先飭各營官弁多方為爾等
勸導乃景州拳匪武修和尚等竟不悔悟膽敢於十
一月十六日聚衆千餘人之多張樹旗幟拖拉鎗礮
往攻教堂官兵聞風攔阻該匪等輒行整隊拒捕鎗
傷勇丁官軍開鎗還擊當斃拳匪三十餘人並當場
拏獲八十餘衆生擒拳首武修和尚拏獲鎗礮器械

無算餘匪各如鳥獸逃散是爾等所習邪術或云可
避鎗礮或云可禦刀矛可見此等伎倆分毫無用此
後爾等應亦自悔墮其術中現將拳獲拳匪之首從
八十餘名已經解送景州分別審訊治罪保釋所有
此次散走各匪以及各處學習拳民速即安分守已
毋再出外聚衆滋事並將各村拳廠立時撤散本軍道
門一概免予深究合亟示諭爲此示仰各州縣村莊
紳民人等一體知悉自示之後倘再執迷不悟則是
爾等自蹈危機甘罹法網本軍門道亦不能因爾等爲
匪人所誘脅再事姑宥也其各凜遵毋違切切特示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欽加三品銜賞戴花翎特用道署理河間府正堂王　爲
剴切曉諭事照得義和拳煽惑人心爲害最烈無知
愚民輒誤信其術焚掠教民無所不至現經官軍迭
次剿辦大加懲創是其能禦槍礮之術顯係假借左
道欺哄愚民其實毫無伎倆然究其起衅之原雖由
拳匪煽惑所致亦由教民激之使成蓋教民每遇口
角詞訟輒倚恃教堂要挾官長遷就了案以致平民
氣不得伸釀成此禍在教民因佔一事之便宜而人
人切齒報復尋仇無有窮盡已覺得不償失在平民
因逞一時之小忿而誤入迷途致干法令家破人亡

更屬悔之已晚本府垂念爾等教民平民同是吾民
若不切實開導誠恐執迷不悟復蹈故轍合行出示
曉諭爲此示仰教民平民人等知悉嗣後爾教民務
宜安分斂跡毋再欺辱平民要知喫虧卽是便宜便
宜正是喫虧凡遇口角爭端悉聽地方官訊斷而地
方官一秉大公斷無歧視民教稍存偏袒之理爾平
民亦務當勉爲良善勿被匪類誘惑滋生事端自投
法網庶民教從此相安地方得以安靖各保身家性
命同爲
盛世良民本府有厚望焉其各懍遵毋違切切特示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欽加同知銜阜異侯陞吳橋縣正堂加六級隨帶加三級紀錄二次勞　爲
出示嚴禁事照得傳習邪教例禁綦嚴有義和拳教
門者嘉慶十三年欽奉
諭旨嚴行懲辦嘉慶二十年查辦教匪案內奏明拳辦有案
其教以習學拳棒爲由託言神靈附體講道教拳誆
稱念誦咒語能禦槍礮師徒傳衍結黨橫行惑世誣
民大干例禁近來別屬頗有因此滋事之處迭奉
上憲檄飭通行查禁當經本縣嚴密訪查縣境城鄉
現在尙無習學此項教門之人但恐該教徒黨潛來
煽惑愚民無知被其引誘用特剴切誥誡爾等當知

習武防身雖爲例所不禁而義和拳一門有降神念
咒等情實屬邪教與尋常練習武藝者迥不相同當
不可聽信其黨妄言誤從其教致蹈刑章除飭差嚴
密查拏外爲此示仰闔境軍民人等一體知悉自示
之後如有義和拳門黨類前來巧言誘惑不准信從
傳習立卽驅逐不得容留如敢陽奉陰違私相授受
並知情容留一經訪聞或被告發定卽按例就法嚴
辦決不姑貸本縣言出法隨慎毋嘗試各宜凛遵切
切特示

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正堂勞　示現奉
督憲檄委
分統淮軍右翼兼統分防滄州練軍馬步各營記名
提督軍門梅　統率馬步全軍前來河郡查拏義和
拳邪教匪徒嚴行懲辦指日即到凡我縣屬各村軍
民人等當知儆惕切勿傳習容留自貽伊戚倘敢陽
奉陰違大軍一到玉石俱焚悔之晚矣本縣愛民如
子惟恐爾等無知被誘誤蹈刑誅用特重申誥誡恆
勿言諄聽藐致負本縣一片苦心是所至望切切特
示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欽加同知銜卓異候陞吳橋縣正堂加六級隨帶加三級紀錄二次勞　為
出示曉諭事照得義和拳本係白蓮教遺孽近借仇
西教為名到處煽誘意圖作亂本縣恐吾民誤被所
惑叠經出示勸禁並考出其教派源流歷辦成案刊
刻成本徧行散佈諄囑城鄉紳董普行開導各該士
民深明大義不為所動者固多而一二無知之輩仍
不免受外來匪徒愚弄以致釀出龐家橋辛集殺人
放火拒敵官兵鉅案當經官兵拏獲多人格斃九人
並由德州獲解三人現已審明定案計就地正法者
節小廷一名戮屍梟示者李德海鄭鳳亭二名監禁

者四名枷號者[illegible]餘名此外除在逃著名匪首數人
嚴行訪緝獲已[illegible]結外所有各村被誘習拳者數十
人均已由各該[illegible]董牌頭地方保正查明報案取結
改悔免其治罪[illegible]縣深愧化民無術未能感悟愚蒙
致吾民誤罹法[illegible]良用惻然現在欽奉
上諭嚴飭查禁業經
各憲刊發告示[illegible]行曉諭是義和拳之為邪教匪類
不容於堯舜之世朝野上下均已周知而吾民經此
一番懲創之後諒更深知此等匪徒有同鴆毒一經
沾染即有身家性命之憂必不致再為所惑第繼前

茲後不厭再三用特重申誥誡爲此示仰闔境軍民
人等一體知悉務各仰體
朝廷黜邪崇正之懷本縣除莠安良之意父詔其子兄勉
其弟互相勸戒未被所誘者益加儆惕曾被所誘者
痛改前非如有外來拳匪入境一見蹤迹立即通知
分董牌頭地方保正飛速赴縣稟報以憑拏辦倘敢
庇匿容留查出重究至前經被誘現已具結改悔之
人即屬無罪良民照舊各安生業不必驚疑無論何
人不得以已往之事借口挾制違者治以訛詐之罪
不貸各宜凜遵切切特示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欽頒勸學篇外篇非攻教第十五

異教相攻自周秦之閒已然儒墨相攻老儒相攻莊道也而與他道家相攻荀儒也而與他儒家相攻唐則儒釋相攻後魏北宋則老釋相攻儒之攻他教者辨黑白他教之相攻者爭盛衰歐洲因爭新教舊教連兵相殺數十年乃教士各爭權勢藉以爲亂非爭是非也至今日而是非大明我孔孟相傳大中至正之聖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天理之純人倫之至即遠方殊俗亦無有譏議之者然則此時爲聖人之徒者恐聖道之陵夷思欲扶翼而張大之要在修政不在爭教此古今時勢之不同者也中外

大通以來西教堂布滿中國傳教既爲條約所準行
而焚毁教堂又爲
明旨所申禁比因山東盜殺教士一案德國藉口遂踞膠
州各國乘機要求而中國事變日亟有志之士但當
砥厲學問激發忠義明我中國尊親之大義講求中
國富强之要術國勢日强儒效日章則彼教不過如
佛寺道觀聽其自然可也何能爲害如仍頹廢自甘
於孔孟之學術政術不能實踐力行學識不足以濟
世用才略不足以張國威而徒詬厲以求勝則何益
矣豈惟無益學士倡之愚民和之莠民乘之會匪游

兵藉端攘奪無故肇衅上貽
君父之憂下召憑陵之禍豈志士仁人所忍爲者哉不特
此也海上見聞漸狎中西之町畦漸化若游歷內地
愚夫小兒見西國衣冠者則呼譟以隨之擲石毆擊
以逐之一鬨而起莫知其端幷不問其爲教士非教
士歐洲人美洲人也夫無故而詬擊則無禮西人非
一或稅關所用或官局所募或游歷或傳教茫然不
辨一概憤疾則不明
詔旨不奉則不法以數百人擊一二人則不武怯於公戰
勇於私鬬則不知恥於是外國動謂中國無教化如

此狂夫亦何以自解哉至於俗傳教堂每有荒誕殘忍之事謂取人目睛以合藥物以造鏹水以點鉛而成銀此皆譌謬相沿決不可信光緒十七年宜昌教案先興傳搜獲教堂所蓄幼孩七十人皆無目者百口一辭及委員往會同府縣一一驗視則皆無影響止一人瞽其一目眼眶內瘍其睛尚在其人及其父母均言因出痘所傷羣疑始釋又如光緒二十二年江陰教堂之案乃係劣生向教堂索詐埋死孩以圖栽誣城鄉周知其人當即服罪訊結此皆近事之可憑者試思西教創立千餘年流行地球數十國其新教舊教爭權攻擊則多有之矣從無以殘忍之事爲口實者若有此事則西國之人早已譏爲教堂殘毀無完膚無遺種矣若謂不戕西人惟殘華民則未通中華以前此

千餘年中之藥物鏹水銀條安所取之且方今外洋各國所需之藥物鏹水所來之銀條一日之內即已無算中國各省雖有教堂又安得日斃數千萬之敎民日抉數千萬之眸子以供其取求耶語云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薦紳先生縫掖儒者皆有啟導愚蒙之責愼勿以不智爲海外之人所竊笑也

謹案義和拳之擾始於二十四年冠縣仇教之案其
時彼方以義民自居人亦多以義民相目無知其爲
邪教者上年余考出其教派源流正其邪教之名出
示諭禁並刻源流考一書以示士民見者初猶未盡
深信未幾而河間深冀各屬相繼變作焚殺刼掠聚
衆抗官拒敵官軍形同叛逆乃漸有知其非義民者
迨景州所獲僧武修供出係八卦教故城所獲僧大
貴供出係離卦教武修及吳邑所獲節小廷均當堂
試演降神附體棗強王慶一家起獲妖書一本景州
朱家河之戰搜獲妖符數十張及各處起獲供奉邪

神祇位不一而足其爲邪教彰明較著證據鑿然於
是民間始各省悟近復欽奉
上諭嚴飭禁止並頒發
各憲示禁而義和拳之並非義民實係邪教乃大白
於天下矣余已遵飭將奉頒各示徧行張掛顧念縣
諸牆壁觀覽不易且風雨易於摧殘難垂久遠爰照
錄所奉
上諭並
各憲告示及余歷次所出告示彙刻成本以便傳觀
又思彼黨借仇西教爲名託詞忠義熒惑衆聽其是

非最難別白非有名言至論疏通證明不足以破世
俗似是而非之見考前歲奉
旨頒發湖廣總督南皮張公勸學篇中非攻教一篇於仇
教之非言之至爲深切因附刊於後以曉愚蒙綜而
論之吾民所當知者約有數端一則當知其實爲邪
教亂民本干例禁上之禁止係爲綏靖地方並非袒
護西教也觀源流考所引成案及近日各處所訊供
詞所獲書符神位等物皆邪教之確據也各處殺人
放火劫奪財物抗官拒捕之案皆亂民之確據也前
據獲犯供明彼教規例一入其教卽應聽其調度過

有聚眾滋事之時傳單一到立須前往違者抄家滅
門割頭爲令故動輒聚眾千百不敢不遵其劫制愚
人之法尤爲很毒此等行徑其爲包藏禍心圖謀變
亂顯而易見蓋凡擅自聚眾卽屬犯法之事無論其
仇西教與否皆在應行禁止之列若不及早嚴禁必
致滋蔓難圖患生不測何以遏亂萌而葆良善故欽
奉
明綸嚴行飭禁查例載妄布邪言煽惑人心者斬與夫訂
盟焚表結拜聚眾至二十人以上者絞戢暴詰奸本
屬

國家經常之政非於教民有所偏袒
聖訓煌煌萬方共仰凡我臣民皆不當妄生異議也一則
當知其專仇西教不擾平民之說乃係託名非其本
意其居心實在謀亂不可爲其所愚也從古叛亂之
徒必有所託之名以爲號召衆人之幟如藩臣稱兵
向闕則以清君側爲名草野揭竿肇變則以誅污吏
爲名未有自名爲叛逆者拳黨之以扶
中朝滅洋教爲名亦猶是也而昧者以耳爲目徒聞其所
託之名遂不暇求詳遽信其果爲忠義是猶聞清君
側之名卽以逆藩爲忠臣聞誅污吏之名卽以亂民

爲義士也愚亦甚矣況其不擾平民亦屬虛誑之語吳邑所殺盧萬春卽不奉教景州故城皆有勒索不奉教民人財物之事任邱抗官拒捕尤與教民無涉謂非居心謀亂而何哉一則當知習教之民並非投降敵國無端擾害實非情理不得謂之義舉而國家强弱初不繫乎此也天主耶穌之教與佛教囘教皆爲外國教宗在吾儒視之誠爲異端而在彼族視之方且各自命爲眞理而欲人信從佛教於漢時入中國卽建寺以居六朝以來胡僧來者不絕愚民信嚮者甚多雖時有儒者辭而闢之而未聞謂胡僧演教

有謀危邦國之情華民皈依有背叛本朝之志者今之西教亦猶是也教民雖奉外國之教仍是中國之人其奉西教乃從其教非從其國亦猶回民之奉回教乃從回教非從回國信佛者之奉佛教乃從佛教非從佛國也乃視之爲敵國之人誤矣教堂建在中國之地即屬中國廟宇與僧寺道觀禮拜寺無異乃視之爲外國之物則又誤矣教民爲中國之人教堂爲中國之廟何可無故侵害哉譬如無端而刼殺回民無端而焚毁佛寺不得謂之黜異端衛正道也西洋各國昔年與中國曾有戰爭今則已歸和好友邦

和戰事所恒有爲臣民者戰時則當敵愾同仇和時
則當講信修睦若上已修好而下猶尋讎無是理也
邦國自强之道其本在親上死長其要在足食足兵
今日有志之士當臥薪嘗膽力圖固我本根强我國
勢國勢既强外人自不敢輕侮不在逞一朝之忿求
一時之快也若夫毀教堂數處劫教民數家於人心
何益風俗何裨殺西人一二於國恥何補時局何濟
而徒爲
國家生事地方召禍豈智者之所爲哉一則當知民教
同屬編氓

朝廷並無歧視不當自生畛域互啟猜嫌也習教者果係
安分守己謹飭自愛則同係中國赤子應與不習教
者一體撫字如犯中國律令之事仍由地方官照例
懲辦教士除傳教外不得干預地方公私事件約章
具有明條是教堂本不能袒護教民也乃各處教民
安分守法者固多而妄為欺人者亦所不免以致為
衆怨所歸拳匪窺見此隙假以為名一呼響應而教
民之性命身家皆付灰燼是教民之自厚其壽也現
奉
上諭及

各憲告示於民教相安之道再三申誡凡在官民皆
應遵守鄙人承乏吳邑十載於玆遇有民教交涉之
事莫不恪守約章持平辦理從無畸重畸輕之見近
又與教士言明如有素不安分之人不得濫收入教
教民如有爲匪不法之事戒之不悛卽行屏除出教
以保聲名而消怨毒爲兩全之計所望此後奉教者
毋倚勢凌人自取禍變不奉教者毋妄聽邪說橫肇
釁端悉化町畦共敦雍睦非特閭閻之福亦司牧者
之幸也一則當知其能禦槍礮兵刃皆係虛誕之辭
其實毫無伎倆不可爲其所誑也血肉之軀而謂兵

火不能侵損天下萬無此理彼符呪法術之說皆說書唱戲游戲裝點之詞流俗之人信以爲眞謂世間果有此事無識甚矣近來直隸山東各州縣拳匪拒敵官兵中槍礮而死者不下數百人俱有明徵吳邑辛集之戰槍斃九人已梟取首級傳示各鄉爲衆所共覩內李金榮一名乃其教中大師兄羣相尊奉者亦死於槍彈之下其能禦槍礮之語尙可信乎夫各處之民未必皆與教民有隙仇教之號猶不能盡人爲其所動惟保衛身家無人不顧故一聞能禦槍礮每翕然從之而一入其彀卽爲所刼制欲罷不能追

義和拳教門源流考

仁宗睿皇帝聖訓卷九十九

嘉慶十三年七月戊寅

上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周廷森奏請嚴懲聚衆匪徒一摺據稱近日江南之潁州府亳州徐州府河南之歸德府山東之曹州府沂州府兖州府一帶地方多有無賴棍徒挾刀聚衆設立順刀會虎尾鞭義和拳八卦教名目橫行鄉曲欺壓良善其滋事之由先由賭博而起遇會場市集公然搭設長棚押寶聚賭勾通胥吏爲之耳目請飭下三省督撫認真踹緝清查保甲密訪爲首棍徒姓名聚賭械鬬

之案拏獲盡法懲治[illegible]責成地方官嚴定黜陟等語江南
安徽河南山東毗連[illegible]州縣既有此等匪徒自應嚴行懲
辦以靖閭閻不可養[illegible]貽患至清查保甲雖屬緝匪良法
但地方官寄耳目於[illegible]胥保正設里保之中皆其黨類仍
不肯據實舉報總在[illegible]縣各官平日留心體訪隨案查拏
將首犯嚴辦使脅從[illegible]知懼不敢隨同爲匪自不至釀成
巨案株累多人若恐[illegible]等以在官人役敢於通同包庇尤
應密拏重辦剔除積蠧著交江南安徽河南山東各督撫
認眞查辦所有頼毫等處各府州縣遴選廉明幹練之員
取其才堪治劇而又能寬猛得宜通曉事體者責令隨時

整頓如此內有舊係簡僻缺分而地方今昔情形不同初
任之員難資治理者不妨奏明更調果能化俗宜民著有
成效加以獎勸闒茸不職者立予糾參

那文毅公彥成奏疏

奏爲遵
旨查辦並將先已訊出端倪奏明密拏事竊臣於十月三
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王秉衡即王景曾其族分住直隸灤州及盧龍縣等
處以大乘教清茶門分往外省傳徒斂錢茲王秉衡自
直隸至楚省復來江南傳徒柳有賢轉傳金綜有傳至

逆犯方榮升釀成巨案該犯實爲禍首現已拏獲解赴
湖北訊明嚴辦并據那彥成奏於盧龍縣緝獲王殿魁
等犯並查提王姓充徒各犯分別審辦石佛口王姓一
族世傳邪教歷年久遠蔓延數省現已屢次犯案著那
彥成即派委幹員前往灤州及盧龍等處將王姓族中
傳教之人全數收捕勿令免脫一名解至省城嚴行審
訊訊明後將爲首傳徒者問擬絞決其爲從者分別發
遣流徒并向各該犯家中嚴密搜查將所藏九蓮如意
皇極寶卷真經元亨利貞鑰匙經及一切邪悖經卷全
行起出封送軍機處呈覽務令盡絕根株勿稍留遺孽

除惡務盡切勿姑息欽此伏查臣前在河南辦理教匪
所有拏獲教犯逐件審訊彼時卽係盛泰等隨同辦
理臣卽屢諭盛泰等令將各處習教之人何處最多
傳至何人逐人訊問逐件留心以備查辦務絕根株
庶免別滋事端而盛泰亦最肯用心存記又在保定
府任內審辦邪教最多是以直省傳習邪教源流惟
臣與盛泰稍知梗概今欽奉
諭旨謹據臣等所知畧爲陳敘當日據獲到教匪各供滑
縣鬧事之人俱係震卦教凡有在教者均稱爲東方
震宮王老爺門下其王老爺係首先傳教之山東菏

澤縣人王中已於乾隆三十七年犯案正法林清徒黨多係坎卦教凡有在教者均稱爲北方元上坎宮孔老爺門下其孔老爺係首先傳教之山東寗陽縣人孔萬林亦已於王中案內正法至大乘教金丹八卦教義和門如意門等教凡有在教者均稱爲南方離宮頭殿真人郜老爺門下其郜老爺係首先傳教之河南商邱縣人郜生文已於乾隆三十六年犯案正法又訊有清茶門教係滑縣人王正紀所傳當即拏獲辦理即係灤州石佛口王姓分支當時即已飭令密記存查臣於到任後查辦各項教匪查得嘉慶

十六年經温承惠審辦過鉅鹿縣民孫維儉等係以吳二瓦礶所傳之好話教即離卦教改名大乘教賄串孔傳標借修尼山祠宇爲名惑衆斂錢一案將大會首孫維儉等五名分別擬以絞決監候二會首宋連捷等九十餘名連吳二瓦礶一併擬遣其散會首盧珍明等一千六百三十餘名奏准取具悔結存記檔册再犯加等治罪十七年又經温承惠拏辦過前案內散會首復圖興教私雕僞寶印蓋護道榜文之劉輞名等三十餘名口分別斬決發遣是年又拏獲灤州李家套民董懷信等三十餘名傳習金丹八卦

教審出曾經入教男婦五千一百餘名將董懷信等
分別斬決發遣其餘男婦取具悔結存案十八年冬
開大乘教案內擬絞監禁之大會首李經在監勾結
同教田克岐散旗謀逆經署督臣章煦及臣在軍營
訪聞分起委員拏獲李經等即奏
旨當下辦理旋又究獲八卦教內首要逆犯張九成楊遇
山褚元謨劉坤并河南離卦教首郜生文之孫郜坦
炤劉功等分案奏明擬以凌遲斬遣惟查愚民私相
傳習邪教一時原難稽查是在地方官時刻留心於
曾犯教案之犯曾經習教之家不動聲色嚴密稽查

務使不驚不擾隨案究其源流庶可斷其傳習臣仰
荷
皇上畀以畿輔重任秉承指示夙夜實力整飭不敢稍存
疏懈斷不肯令邪慝復萌釀成鉅案除陸續拏獲潛
縣潛逃從逆各犯並林清案內應行緣坐餘黨不致
外其離卦一教仍未改悔之案如所獲安平縣傳習
離卦教之楊俊等究出首先傳教吳二瓦礶之子仍
稱少當家之吳洛雲並其徒大頭目路運等一案交
河縣傳習一炷香離卦教之齊聞章等搜出違背十
王經卷一案滄州吳久治路老等傳習佛門教一案

青縣季八葉幅明等傳習義和門教一案又青縣逯
二從習白陽教預知逆情一案景州葛錫華等從習
離卦教預知逆情一案祁州邢士魁等傳習如意教
搜獲妄造表名掛號總册一案故城縣葛立業傳習
義和門拳棒預知逆情一案均經訊明教名雖別俱
係離卦教之子孫徒黨逐起奏明分別淩遲斬遣在
案現又訪獲青縣尤明等傳習義和門離卦教一案
東鹿縣馬楊氏傳習紅陽教搜獲飄高老祖經一案
亦經奏明從嚴究辦至石佛口王姓傳教一案臣先
即存記前在湯山差次面奉

諭旨飭拏赴楚傳教之王姓當經臣派員在盧龍縣安家

樓莊訪獲自江南回籍之王殿魁並其子王朝葛二

犯提省嚴訊據王殿魁供認於乾隆五十七年即在

淮安溧水泗州江寗等處傳徒伊卽在山陽開糧食

店五六年回家一遍并據供出伊族人在湖北傳教

共有三人一名王書曾一名王泳太一名王興建王

書曾先在江南儀徵縣傳教卽在彼住家王泳太王

興建俱在盧龍縣安家樓莊住又有在山西傳教犯

案王如青之次子小名來子伊族石佛口有兩支俱

在旗分東西兩院王如青是東院人其餘在安家樓

莊及闞家莊係屬一支俱係民人等語續又據婁員
稟在安家樓莊拏獲王三樂王三畏二名訊據供稱
伊等均未習教惟伊次兄王三聘又名王紹英曾在
山西傳教犯案業已奏辦伊三兄王三顧從前亦往
山西回家後旋患瘋迷於本年四月內外出不知去
向臣以王三樂王三畏所供全係狡飾且該族之人
類多傳教犯案因查從前辦過王烈案內有王際昌
王漢倬王秉鈞三犯分發邢臺等縣充徒行司提省
質訊至王殿魁供出在湖北傳教之王書曾一犯現
准湖廣咨會內開樊萬興案內之王姓即王大鼻子

已准江蘇省拏獲楊與王殿魁所供形貌相符其王
泳太王興建二犯亦在湖北傳教當即飛檄各委員
飭拏一面奏蒙
聖鑒在案今據百齡等奏將緝獲之王秉衡即王景曾解
楚嚴辦查與王殿魁供出在湖北傳教之王書曾名
不相符復提王殿魁研訊據供王書曾原係景字排
行又名王景曾即王大鼻子屬實等語臣業經咨會
湖廣督臣審究至王姓世習邪教分往各省傳徒蔓
延數省屢次犯案怙惡不悛且灤州盧龍等處附近
京畿並係盛京往來要路斷難容習教匪犯潛蹤誘

殫誠如

聖諭必當將該族習教之人全數收捕分別懲辦嚴密搜

查邪悖各經卷務令淨絕根株不使稍留餘孽臣前

經派委保定府同知汪洞前赴該州密拏已據獲到

教犯王三樂王三畏王鳳吉王來子等四名已飭提

省審辦並仍令該員在於該州石佛口盧龍縣安家

樓及闞家莊等處實力查拏現又恭錄

聖諭密劄前委查勘永平府屬一帶道路之清河道韓文

綺令其遵

旨就近督拏該族習教之人並搜查各項邪悖經卷解省

嚴行訊辦斷不敢稍存姑息以期仰副
聖主除惡務盡之至意謹
奏
嘉慶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
右嘉慶十三年
諭旨一道乃義和拳奉
旨查禁懲辦明文嘉慶二十年那文毅公奏疏一通內載義
和拳教派源流及歷次拏辦成案按義和拳一門乃
白蓮教之支流其教以練習拳棒爲由託言神靈附
體講道教拳詭稱念誦咒語能禦槍礮有祖師及大

師兄二師兄等名目其爲邪教形迹顯然那文毅公
疏中考明其爲離卦教之子孫徒黨歷迹獲辦過青
縣李八葉幅明等傳習義和門教一案故城葛立業
傳習義和門拳棒預知逆情一案青縣尤明等傳習
義和門離卦教一案均分別擬以凌遲斬遣等罪此
義和拳實爲邪教之確切證據也其黨自嘉慶年間
懲辦以後根株迄未盡絕直東兩省各州縣所在多
有初猶斂戢近漸明目張膽無所忌憚上年冠縣等
處義和拳黨類與天主教民爲仇竟至聚衆抗官重
煩兵力是其逆迹已經彰著乃彼黨揚言專仇教民

不擾良善而民教不和之處良民遂多爲所惑因而忘其降神誦咒之爲邪術誤以爲出於義憤隨聲附和羣相信從官府以民教相爭之故懼稍偏袒有怫輿情遇事輒曲爲調停不敢昌言查禁甚至加以義民之目以致愈釀愈熾滋蔓難圖其實此項教門名目於嘉慶年閒已見章奏是時天主耶穌教猶未通行其非因仇教而始起可知其與教民爲難非果仇其教也乃窺見民教不和之隙假以爲名託詞公憤鼓動羣情以掩其聚衆結盟之迹而行其煽惑招誘之謀耳若其本意則實有謀爲不軌之心愚民無知

誤被誘惑至於身陷重辟而猶不自知其情殊屬可憫此皆由於不知其教派源流根柢之所致也苟知其本爲應禁邪教誰肯信而從之以身試法哉近奉
上臺檄飭通行查禁余已出示曉諭將其實係邪教久奉明禁緣由顯爲揭破嚴切禁止如有犯者定必執法嚴懲決不曲事調停稍加姑息並囑城鄉紳士廣爲勸導轉相告誡勿爲所誘吳邑民氣馴良循分畏法且民教向來相安亦無可乘之隙是以尚無被惑信從之人第示文但舉大綱未詳根據茲復考錄此編俾闔邑士民皆得寓目咸曉然於義和拳一門

實係邪教並非義民久奉
嚴綸查拏懲辦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彼此相戒不得聽信其
黨妄言誤從其教致蹈刑章則於黜邪崇正之方除
莠安良之道裨益實非淺鮮余雖不敏竊有厚望焉
光緒二十五年九月知吳橋縣事勞乃宣識

平原拳匪紀事

蔣楷著

平原拳匪紀事

平原縣城去恩縣城二十五里以馬頰河爲界光緒二十五年荆門蔣楷自莒州調署平原三月十四日上事聞恩縣四境盛行義和拳或云自冠縣十八團或云自東昌曹州莫詳其底細四月初天主教士高鳳儀來函言武生張澤毆張安業事安業澤兄子亦武生素凶橫鄉里不齒因詈之鳳儀復自禹城來見言張澤與魏奉宣等聚隄上不逞子弟夜練義和拳

已擾小魏莊兩教堂小屯武生王治邦實爲之首詣勘則兩處無教堂隄上舊草屋三間爲教民公產頂有孔如甕大據張澤供則張安業所穿也小魏莊民宅有教士往來憩息所耶穌像微裂什物多毀出錢給地保令爲修補而召王治邦之子武生王甲三來城語之曰民教不和久矣我以氣淩之彼將以勢淩我與之爭理猶可甲三不省又語之曰民以教案洩忿彼族即以教案啟衅前年鉅野案起增教堂十三

所去年沂州案起日照莒州郯城城中皆建教堂然且據吾咽喉然且朘吾膏血滋事之犯卒亦駢首就戮無損於教民毫末自損多矣民間或未知在紳董警覺之猶未省則又語之曰符咒妖人也以符咒惑民邪教也邪教必叛妖人必亂亂則斬叛則滅汝有身家勿信教匪之邪術也甲三大省悟歸語其父爲調人其間而隄上小魏莊之案以結然而根株未絕也是案也官不答一人民不費一錢張澤魏奉宣自

得甚夜聚明散聲勢洶洶自謂刀劍不能傷槍礮不能入試之有斷臂者洞胸者然以爲其術之不精也練如故論者謂當事實陰主之隄上與恩縣隔河恩縣人謂之北隄平原有拳匪自此始東至於小屯又東至於胳膊口又東至於南鄉各村落嘗遣人廉其廠廠前橫大刀一大刀會所由名也亦有槍有礮有戈矛之屬其神以楊戩爲主謂之太老師其次則孫臏馬武張飛孫悟空等神之所附謂之馬子馬子之

年率二十上下其術有符有咒符加於頂或佩身畔則若風若顛力大尋常數倍其說則謂明年爲劫年玉皇大帝命諸神下降其黨相呼以師兄呼其渠爲大師兄渠姓名爲朱紅燈或曰茌平人或曰長清之李家莊人其號謂之天龍楷閭而駭異大愳義和拳之毒將不獨中於教民也於是五月間上請示通禁之稟略謂自鉅野一案德意志藉爲口實强租膠澳盡攘山東礦路利權各國逐逐眈眈惟恐中國之無

事義和拳符咒治病與漢張角同其與教民爲難爲
熒惑人心計耳齊魯閒多邪教白蓮聞香屢起屢仆
自古無邪教能成事者亦無邪教不滋事者應請一
體示禁以杜宅族之口而定斯民之心稟上署按察
使吉觀察燦升濟南盧太守昌詒均批如稟示禁楷
集四十六里里長再三申儆之以左道之不可信聚
眾之律之不可犯民教之不可分里長咸然之父兄
知誡其子弟矣而義和拳徒黨自省來謂佐字兩營

牛大刀會人巡撫爲我知縣如我何設廠至徧城內外楷雖不信其說而撫批久不下心竊憂之秋七月奉批有義和拳卽是紅拳會係會首邵玉環自江南傳來等語楷不知邵玉環爲何人與朱紅燈誰爲首從度亦教匪中一前馬耳堂堂批牘言之津津若是曾不知爲八卦教之離卦教也者愚民更何知耶教其惡教民也有同心其仇外洋也亦公憤撫批一下奉朱紅燈如神明已八月初商家廟教民王付有來

報搶搶之者其莊長王朋玉與張澤魏奉宣曹玉琢等玉琢胳膊口莊長也且報其父母受傷是晚復報其父幾命次日往勘門窗剝落箱籠歆倒搶實有跡而其父年逾八十無傷可驗當場研訊則謂搶時雖未被傷死時實因受氣求爲伸寃適張澤魏奉宣來辨因令與高五等處還衣物遂各畫結撫院轉總署電詢當以隨時處了稟復論者謂當事愛拳匪如子畏洋人如虎此案不了當以劾知縣塞責已中秋前

後搶案四起董路口新莊岡子李莊其最著也十三
日岡子李莊李長水楊傳文等搶教民李金榜家金
榜家小康搶淨盡李長水曾於七月閒擾陵縣未得
逞爲里長又年七十餘信朱紅燈特甚發差往捕則
方招黨以示衆撞金伐鼓以鳴威敢爲大言私立名
號適恩縣請到馬隊莅恩近諸捕藉此聲埶嚇散悍
黨獲從犯六人二快捕陳德和尤出力取供後賞錢
百千此十八日事也廿一日馬隊自恩縣來朱哨官

景榮出天津武備學生聰強識事理與同莅岡子李莊途次復有乜姓攔輿報搶比至李長永楊傳文家則遷徙一空有小篋奩女屐金榜謂是其女所著擲還之又有布被一棉褲一乜姓認去遂以其房屋家具並新穫糧粒交莊長地保看守夫白晝搶劫例有明條聚至多人情罪尤重然而民敢犯法地方官不敢行法者以教民多無賴其所謂會長又無賴之尤平日倚埶欺淩平民以為莫我敢校而不知積怨衆

且久一遇激煽如水之[illegible]釜火之燎原也地方官知
而憫之但有人從中[illegible]處還原物卽不復科以重
典如董路口如新莊[illegible]是已以李長水所爲籍其家
不爲過乃僅交莊長[illegible]係看守以俟其自悟論者謂
辦理過柔諒哉然李長[illegible]不不愼也九月初五日李金
榜來報李長水往延[illegible]告朱紅燈在高唐茌平長淸
等州縣嫣黨二三百人重到圍子李莊奇禍將臨懇
官作主隨有教民劉姓報拾夫朱紅燈一李文成也

平原一滑縣也楷雖非强忠烈不敢不以身塞咎初
七日率勇役數十人往捕途次劉姓乜姓又報被擄
各兩人行抵捉狐屯聞拳匪愈聚愈眾十數人往一
棚環莊外且徧督勇役賈勇前進比至則匪眾已成
列逆拒朱紅燈戴大紅風帽著紅褲頭目各執兩紅
旗槍刀之屬以紅布為飾蓋其色尚紅託南方火色
以別於它卦其初出向東南叩頭其令以鼓其黨有
和尚有道士其隊以四人為一圈輪伏輪起輪退輪

進其人皆外來其中多游勇故嫻於戰事城汛同往但作壁上觀匪衆且悍格勇役寡不支遂退甫入城南鄉莊長施硯田商永和與黃某段某偕入楷見之曰而來何也曰求無請兵曰爲義和拳乎曰否然則何以無請兵曰請兵則朱紅燈必反朱紅燈之來謂恩縣是其死案平原是其活案但求放前獲六人則去矣何謂死案曰以笞斃義和拳人故然則搶何也曰無所得食擄人何也曰爲贖六人計耳楷正告之

曰　朝廷之法官民所同守也六人不搶人無拿理六人搶人無放理雖然六人從犯也若輩解散民教相安放可也若以此要挾豈有　朝廷命官而受要挾者哉夜半許廣文秉德與林丞張尉來仲四莊長之說且微露索快捕陳德和意問索陳德和何也曰以獲六人故曰謂六人不當獲乎則有官印票在謂印票官不當出乎則有搶案在陳德和何罪曰某等極知其無罪姑舍是敢請六人可放否曰可放然不

敢放客乃退初八日稟請派兵彈壓而恩縣函來請揭銜同發初十日晨歷城秦大令應逵來電馬隊已刻出城晚又電首府率隊連夜出城楷方詞兩電之突忽恩縣星夜馳來謁曾代發兩電屬首縣乞師蓋恩縣闔外閉揚言心膽俱碎再三敦促惟求兵之必發發兵必在平原之境如揭竿而起則平原爲罪魁或剿滅靡遺則恩縣無後患人心之險可畏哉雖然其嫁禍非也其言匪燄猖獗則是也十一日晨朱哨

官率馬隊一哨來日中濟南府太守率衛隊二十人至則言致歷城兩電並列楷名圍城二字最觸帥怒矣日晡統領親兵馬步隊袁太守世敦率馬隊一哨先來言次黎吉寨見馬探過二十里鋪聞角聲似此聲勢匪方以大衆恫喝我撫局恐不易成是晚以城市如故電稟省然不辨圍城之電不自平原發也太守見廣文丞尉欲自蒞岡子李莊則同聲諫阻問誰與岡子李莊習者欲遣喻匪命許廣文往詢之廣文

出語於衆衆人皆曰見百姓可也誰與匪習者喻士著猶可也誰與外來之匪習者徧問皆不應十二日晨廣文以衆人之言覆太守曰試曉之往而解散也爲往者功往而不解散也亦不爲往者咎誰往者應文又語於衆有方生清潔者挺身任之太守見且與約曰汝先往我翊日必往當於捉狐屯相待是晚遣人赴岡子李莊張貼撫示爲拳匪驅回十三日晨統領率隊先發太守與楷繼之行次孫劉莊張生甲乙

言拳匪聞官軍到城前日連搶十三家日來搶掠愈橫無悛意統領領之至捉狐屯日昃矣方生來言朱紅燈與二三百人去此未之見見其頭目四皆思縣人願解散首府欲往方生難之首府曰果願解散頁民也何不可往之有傍晚至李長水家匪果散見設防甚備門內鑿坑深丈許屋頂鋪穀草與頂平設鼓一當大道設礮一礮重百數十斤有橫釭三橫擫二蓋洋莊室中紙灰高尺許撥其爐有符有花名餘灰

猶温蓋去未久也統領曰視此情狀非解散也移巢耳宜速歸歸而聞朱紅燈移據森羅殿森羅殿背馬頰河去縣城與恩縣城各十數里俄而龐莊來告急派朱哨官帶馬隊一哨往恩縣來告急派馬隊三十人往首府令放前獲六人曰勿爲若輩藉口也夜半馬探回言爲朱紅燈所得謂之曰我去㒳子李莊爲兩大人地耳若再相逼自失顏面勿怨我十四日晨首府以匪埶電省恩縣飛馬求移全師首府約統領

商進止謂臨之以兵當散即不散相去二三里亦當不敢薄我否則逼我已甚各處告急防不勝防株守一城非策也因議統領進扼其吭仍請施硯田商求和先往議撫時親兵馬隊祇二十人統領率之與親兵步隊一營前進移時首府與楷出城行七八里聞槍聲旋見創卒踉蹌來曰戰矣問何戰之遠也曰我亦不知戰之遠也故創統領再三來促遂進至小馬莊去前敵半里前敵去森羅殿二三里盡統領甫近

森羅殿遠聞徽聲俄一騎以黃紙來投朱書如符籙問之曰戰書也遂馳去正詫愕閒匪已二三倍之衆來撲狂驅顛突若中邪者我軍傷十餘人陣亡三人後哨失其門旗一哨官欲逃統領拔刀出鞘曰汝逃先斬汝乃分爲五圓陣與匪持而催縣之馬步隊往助策馬至小馬莊曰今日不活矣捕一土匪而挫辱至此復何面目見人乎衆大感奮有道士開道來犯斬之軍猛進匪黨力拒匪目各執兩紅旗旋繞胸前

有中數槍彈始什者適厖莊恩縣馬隊聞警回援兩
路夾攻始渡馬頰河狂奔馬隊窮追至四散乃已計
獲大旗一面大礮二尊抬槍十餘桿刀矛各以百計
陣斃悍匪二十七人中有匪目三其一卽朱紅燈之
弟也而朱紅燈竟逃去凱旋以戰狀電省論者謂當
道處此緝渠魁以遏亂寬脅從以安民濟南以西晏
然無事已十五日晨聞森羅殿死者有裴生光業之
父楷以裴生能文慰之卹之或謂裴生之父少無行

其子入學始折節爲善人聞拳匪敗逃入廟搜贓爲餘匪所刺死於刀非槍彈也楷以裴生未求驗姑置之初撫部主張拳會聞平原之禁之也怒見致歷城兩電而大怒及聽拳匪偏詞謂知縣縱容差役統領擅殺無辜而其怒遂不可遏以快捕婪贓誣匪官妄稟請兵濫殺爲言首府聞之監陳德和縣獄中出示招告越兩日無告者首府率衛隊歸越兩日統領率親兵歸拳撫嚴札提陳德和楷當堂點解陳德和曰

今官且被枉小的役也復何言雖然誰告小的者曰訪聞曰訪之民間宜有告者訪之義和拳則朱紅燈與李長水安在小的得與之質死無憾言訖遂行二十一日撤任之牌下來署縣事者爲漢軍承泗撫部姻親也楷至省見方伯方伯曰平原無捕班乎對曰有然不能捕大盜捕大盜以二快代之曰陳德和爲二快幾何時對曰更數任矣曰其詐贓知否對曰不知朱紅燈非平原人李長水事後即逃逃而復返與

朱紅燈俱似無詐贜理首府招告委員招告半月矣
無一人來者來省具保者乃有百數十人其未發也
誰爲楷告者楷烏乎知之見廉訪廉訪曰吉劍華爲
我言平原五月閒有請禁義和拳之稟檢卷果有之
但玆事體大一不准當再再不准當三不當一聞迅
霆而默爾以息也對曰是誠楷之罪也雖然五月稟
上七月批始下而已棼如亂絲矣此袁枚所以謂天
子有諍臣督撫無諍屬吏也見道府皆慰之俄聞朱

紅燈與本明和尚復起燒荏平洋樓張莊或自高唐夜行薄暮見火光至曉未息也朱紅燈既冒稱明裔和尚又號本明蓋襲王郎韓林兒故智論者謂撫部之怒當少殺平原之案當未滅矣而撫部置拳匪始末不言但以民仇教楷辦事謬妄幾釀巨禍奏參革職而其於袁統領也若殲民若擊匪且揚且抑曰似應由奴才撤去統領差使或發交袁世凱軍營以贖歷練抑或別加懲處伏候鈞裁覽之乎蓋將以激怒

朝廷或行大法也忍哉奏上候選知府袁世敦草

職而撫臣亦以語言支離傳　旨申斥時高唐荏平閒囂然不靖矣義大利教士馬天恩與書謂貴撫不爲教民計獨不謂平民計乎卽不爲平民計獨不爲　朝廷大局計乎並言拳匪橫行揭有山東巡撫部院保清滅洋大旂撫部聞之益自喜總署函電交馳乃令吉觀察與統領東字正軍馬參將金敘往馬統領請示曰彈壓彈壓不了奈何曰以好言撫之我

以好言而彼以毒手奈何曰事當不至於此馬統領
出而頓足曰養兵以勦匪也不勦奚以兵爲我不忍
兵之屈於匪也往而拳匪狎侮之馬統領不與校而
計誘朱紅燈本明和尚致之省起出私書數十通中
有明年四月初八日攻打北京語恐撫部之火之也
呈方伯轉呈撫部不得已發首府縣研訊而置私書
不言訊上以抗官拒捕殺人放火供不諱請核辦寢
不報自朱紅燈被獲高唐人王立言代之在茌平界

上以搶劫爲事派各莊出馬練馬隊遠近販至如馬市然禹城某富於財避差徭爲門斗又不能避則入邪穌教立言知之搶其糧粒載歸計其衣物索貲然猶掠其子令買馬廿匹爲贖署禹城縣事者爲向大令植日往鄉開開譬脣爲之枯亦莫能禁也立言分黨搶韓莊教堂教士高鳳儀設伏敗之殺其十數人教民無傷者時濟南東昌曹州三府濟甯臨清二直隸州拳匪數十起每起數百人教民皇皇不安有以

賄免者州縣請兵不發上稟不批其狡者亦效教民之爲以求不擾否則任其肆擾諱之惟恐不深撫部方自以爲無事雖總署來電謂其沽一已之名置大局於不顧若罔聞也東字正軍在高唐茌平閒虛與委蛇久矣匪以其不敢戰也狎侮之益甚相遇於高唐界上軍退拳匪追之戰於曠野敗之殺數匪明日又戰又敗之禽匪渠撫部雖大怒銜之次骨而噤不能言也十一月初十日奉

旨毓賢著來京陛見

山東巡撫著袁世凱署理於是拳匪之勢以衰然猶
至韓莊報復再爲教士所敗始少戢先是朱紅燈來
與陳德和不相識也委員希指稱訪聞陳德和得某
錢三百千撫部喜屬令傳某至某力辨其無則置錢
堂上曰供明即償汝不汝累也某曰某纔租種數畝
地歲取十數袋糧贍妻子何從措三百千錢與陳德
和陳德和在省監某何畏明有天日暗有鬼神某不
敢不以實告署令詳上則促首府縣索陳德和供首

府縣對曰在司局乃與司局讞員三日限日夜鍛鍊德和幾死笞數卒無供聞新撫部廿四日上事前兩日提朱紅燈本明和尙出斬之論者謂楷之被劾以緝朱紅燈故也緝朱紅燈當劾則朱紅燈不當斬朱紅燈當斬則緝朱紅燈不當劾而撫部批牘所稱會首邵玉環者又前斬於兗州尤矛盾也新撫至出示緝渠魁寬脅從而拳匪以淨而山東之民以安

蔣楷曰甚矣名之不可假人也雖亂民亦不得以亂

自名必假之於義我以義假之愚民信之無業之民歸之其勢不爲亂不止方楷之稟請示禁也吳橋令勞君乃宣亦援嘉慶十三年諭旨爲書後以正其名直督趙之吳橋之亂不作所遇有幸有不幸固如是其天淵哉如袁統領朱哨官森羅殿之戰亦一時之功功不得叙而袁統領以之獲罪並陣亡勇丁亦不得卹尤可傷也楷身在事中謹就耳目所覩聞略爲詮次俾後來有考焉

平原拳匪紀事終